

# 特务连

徐贵祥



## 16.我一看这玩意儿就傻眼了

我知道思想意识不好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流氓”的另一种说法。我生气地说，岂有此理，我溜达溜达就思想意识不好啦，你们这里难道是核试验基地，是绝密单位？阚尽染虎牙一龇说，差不多，别说是你们烦，我们也烦，管得太严，看得太死。哎，你不是特务连的吗？我说是啊。阚尽染说，那你会不会修理收音机？我说我不仅会修收音机，我还会修飞机。

阚尽染说，吹牛！不过你可以试试，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你会摆弄电台吗？我说特务连的一号班长怎么会摆弄电台呢，你把电台扔进水里我都能接收信号。

阚尽染不笑了，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脑袋一甩，脑后的马尾巴跳到肩上，那个动作很好看。阚尽染手一挥说，跟我来。

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去，难道我想让看门的老太婆骂我思想意识不好吗？阚尽染说，她这会在不在门房，赶紧走。

我跟着阚尽染，心里扑扑地跳着，再也忍不住了，健步如飞，一口气爬到四楼，穿过一片花枝招展的晒衣房，穿过半条黑乎乎的过道，到了一个房间，进门一看，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包装盒之类的东西。安晓莘看见我进来，惊讶地问阚尽染，你怎么把他带进来了？阚尽染说，让他试试，比找严技师保密。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帮安晓莘抱进来的，是一个叫做放像机的东西。那时候这东西极其稀罕，是阚尽染的哥哥阚万山从南方搞来的，基层干部和学员不仅不允许购买，看看都是违纪的，所以阚尽染说要保密。

我一看这玩意儿就傻眼了，这东西我别说摆弄了，过去连见都没有见过。更糟糕的是，说明书还是英文。可是骑虎难下，我只得硬着头皮骑下去了。我说我来试试。安晓莘不放心地说，你可别胡来啊，这东西很贵重的。阚尽染说，嗨，没关系，你大胆地试，弄坏了扔了。

后来的详细情况我就不介绍了，我懂得一点无线电原理，阚尽染放过电影，安晓莘

英语功底好一点，我们三个臭皮匠等于半个诸葛亮，七鼓八捣，还终于把像放出来了。

阚尽染拿出一盒录像带，把像放出来之后我吓得差点儿没有捂上眼睛。后来我知道那是《007在牙买加》，有三四个美女穿着三点式，袒胸露臂。安晓莘大约也觉得心慌，尖叫一声，来不及找开关，扑哧一下把电源拔了，惹得阚尽染嗷嗷叫说，干什么干什么，见着鬼了吗？这是健康影片，北京上海都是公开放映的。真他妈的农民！

有一次是个晚上，苏晓杭没提前打招呼就突然来了，还背着一个军用挎包，鼓鼓囊囊的。她来了之后陈晓就挤眉弄眼地授意我赶快滚蛋，出去望风。我出门的时候陈晓指指电灯——这是我们两个约好的暗号，电灯关了，就说明苏晓杭离开了，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归队了。那天晚上我在住院部的楼道里，在住院部楼下南边的广场上，在住院部楼下北边的小花园里，在医院大礼堂的前门口，在通往“女儿楼”的林荫小道上，就那么一瘸一拐地溜达。要知道，那可不是散步，只要遇到人，我就得装着两条腿长短不一。而且我还不能在一个地方老是溜达，也不能在大家经常出入的地段溜达，我得尽量地避开人们的注意，就像一只蝙蝠。

公正地说，苏晓杭不是一个做作的人，而是一个落落大方的人，在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她基本上不把我当外人，这一点使我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悲哀。她不把我当外人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年龄比我略大，兵龄比我早；二是因为我是陈晓的业余马仔，是狗腿子。

我们的地下工作刚刚启动不久，有一次她到医院来，因为陈晓那天刚刚换药，不敢开电风扇，屋里很热，她居然当着我和陈晓的面——我想她一定早就当着陈晓的面了，但是当着我的面还是使我受宠若惊并且耳热心跳——脱下了军外衣，里面只有一件很薄的短袖海魂衫。海滑的女兵穿海魂衫天经地义，就是上大街也不得观瞻，关键是她那一脱，她脱军装的姿势很优雅，她离我那么近，她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陈晓正在恶狠狠地瞪着我，我赶紧装着若无其事，装着忙这忙那，然后落荒而逃。

## 57.露出前所未有的惊诧

萧邦继续道：“两年过去了，随着这起海难的逐渐平息，孟中华便渐渐从恐惧中走出来，又开始打蓝鲸的主意，此次目标瞄准了叶雁痕。恰好，叶雁痕找到了他，请他调查苏凌航失踪一案。孟中华因为亲手制造了这起海难，所以对幸存者控制得很紧，5个幸存者中，他控制了4个，即沈阳的施海龙、旅顺的洪文光、在云台做服装生意的王玉梅、江苏司机李子仪，唯一漏网的是连云港的刘小芸。这时，我来到了大港，孟中华虽然对我有所怀疑，但认为我出面更能赢得叶雁痕的信任，便让我去调查。而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处处巧合，自然知道这是孟中华设的局。于是将计就计，截穿了他的阴谋。孟中华对我恨之入骨，三番五次想置我于死地，故布疑阵，跟我周旋。眼见我逐渐深入了调查，他害怕洪文光成为我的突破口，便下狠心放弃了利用洪文光敲诈叶雁痕的计划，约请洪文光喝酒，同时派人破坏了洪文光的车，于是就制造了老山嘴洪文光酒后车祸一案；随后，他敏感地捕捉到我要去探访王建勋，便潜入大港市第二人民监狱，毒杀了王建勋。关于王建勋被杀一案，我解释一下：据法医鉴定，死者的胃里残留着大量的氰酸化合物，这种毒品又称‘闪电式毒剂’，可瞬间致命。那么，王建勋死得平静，无任何挣扎痕迹，肯定是他在死前遇到了自己信任的人，骗他喝下了毒剂。孟中华在我手下当过几年兵，对潜入、侦察和反侦察都很在行，他要进入监狱是有办法的，而且王建勋受过他的恩惠，对他是放心的。因此，王建勋就是被孟中华所杀。

“孟中华在杀王建勋灭口之后，获悉叶雁痕也开始行动，将唯一没有被他控制的刘小芸安排在蓝鲸集团下属的大港国际海员俱乐部酒店洗衣房工作，以防将来受到指控时手里也有个证人。孟中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制造了‘刘小芸服毒自杀’案。至此，孟中华灭口的人数上升到三人，而他却还佯装糊涂，与靳峰副局长和我周旋。这个大奸大恶之徒，其手段之狠毒，令人发指。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

终于落网了。”

萧邦一口气说完，在场的人简直像听天书似的，都露出前所未有的惊诧。

忽听“啪啪”两声，有人击掌。众人一看，原来是一直端坐未动的张连勤。张连勤拍完掌，大声赞道：“好精彩的推理！萧先生果然不愧是侦察专家啊。不过，我倒有个疑问，想向萧先生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就算没有证据，你是怎么知道的？不会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

萧邦没有马上回答张连勤，而是掏出一个优盘，在空中扬了扬，才道：“关于孟中华的事情，一直以来最让我疑惑，始终不能让我将无数断层处联系起来。但这个盘里的资料，让我豁然开朗，所以就全明白了。”

“什么盘？”张连勤问，“萧先生，张某人好歹也是地方主管政法的书记，一个盘里的资料，就能够证明么？”“别的盘里的资料或许不能证明孟中华的罪行，但这个盘里的资料一定能！”萧邦冷笑，“因为，它是孟中华的亲侄女孟欣死前留下来的。”

他不待张连勤说话，接着说：“孟中华与孟欣的关系，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有耳闻。孟中华是一个变态的人，他强奸了自己的亲侄女，后来又供她上大学，将她培养成一个供自己利用的机器。一方面，她是叔叔的情人；另一方面，她又要按叔叔的指令去勾引有权有势男人，干出下流勾当并记录下来，作为要挟这些人的重要凭据。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孟欣其实是个受害者，她想摆脱叔叔的控制，于是她也留了个心眼，暗中搜集了叔叔的不少证据，存在这个盘里。她在自杀之前，手里拿了一个纸条，暗示在她的房间里藏有秘密。当靳峰副局长给我讲了她的遗言后，我找到了这张盘，对孟中华的所有疑惑不解自开了。要说，这并不是我聪明，而是孟中华作茧自缚。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侄女到头来会反戈一击，伤了他的要害。”

张连勤不以为然地说：“萧先生的分析，似乎也有些道理。但这些东西一旦到了法庭上，似乎就不灵了。”“这些东西不用到法庭上，就很灵。因为，孟中华本人要是将一切都承认了，还用得着举证么？”

# 惊世大海难



怀旧船长

# 新民晚报

**2007年世界报业大会公布世界日报百强名列第43位 上海地区唯一上榜  
200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上海唯一入围日报**

2007年6月，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颁布2007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新民报名列该榜单第125名，较去年上升了3位，仍是上海市唯一进入该排行榜的媒体。